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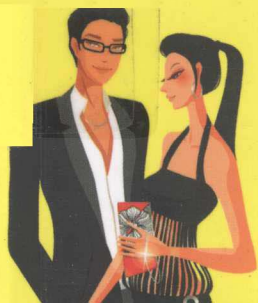
『80后』，
我们的婚姻怎么了？



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

Womendehunyun,
womendeaiqing

贺少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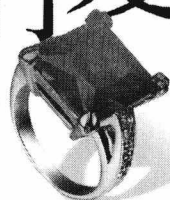
郎永淳、安顿、石述思、李承鹏 联袂推荐
继《双面胶》《蜗居》《媳妇的美好时代》之后，
最值得期待的现实题材温情巨作。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贺少成◎著

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

Womendehunyun,
womendeaiqing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 / 贺少成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3

ISBN 978-7-221-09387-5

I . ①我… II . ①贺…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1385 号

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爱情

作 者 贺少成
责任编辑 阎循平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219 千字
印 张 12.7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59623775

目 录

- ❖ 一 婚宴与新房 1
- ❖ 二 饭局引发的争吵 6
- ❖ 三 岳母到来 12
- ❖ 四 酒后的飞来横祸 24
- ❖ 五 四处碰壁的困境 32
- ❖ 六 喜得贵子 40
- ❖ 七 恼人的甘肃之行 48
- ❖ 八 无尽的争吵 62
- ❖ 九 困兽犹斗 73
- ❖ 十 出卖 84
- ❖ 十一 要挟 100
- ❖ 十二 柳暗花明 107
- ❖ 十三 阴谋 124
- ❖ 十四 战争的爆发 133
- ❖ 十五 家的怀抱 139
- ❖ 十六 日记 149
- ❖ 十七 倾诉 160
- ❖ 十八 新欢后的重伤 166
- ❖ 十九 悔 178
- ❖ 二十 出走归来 186
- ❖ 二十一 了断 192
- ❖ 二十二 无言的结局 200

一 婚宴与新房

方浩和宋乐乐的婚礼充满梦幻般的气质：从一楼到二楼宴会厅的栏杆，全用盛开的百合和五颜六色的气球点缀着；二楼的入口处布置成一个玫瑰花门，所有的来宾经过，都会真实感受到什么叫暗香浮动；一楼大厅和二楼宴会厅，到处摆放着两人的大幅婚纱照，照片是在斐济的一个小岛上拍的，即使在这个不为任何新奇所动的北方城市，照片营造出的浓烈海岛风情也令人叹为观止。

方浩和宋乐乐分立在玫瑰花门两侧迎宾，充分表现着他们得当的风度和矜持。两个花童扮成小王子和小公主的模样，各提一个玫瑰花篮站在他们身后，每有来宾进入，他们就将玫瑰花瓣撒在新人和来宾身上。

伴郎陈雷暂时没什么事，和老婆林妍坐在尚未开始的宴席上。陈雷身着男人永不过时的白衬衫黑西裤，但即便如此也让人为他喝一声彩：帅就是资本，穿什么都有型有款！林妍一头乌黑如漆的秀发披散在肩上，发卡将坠未坠，透着一点儿慵懒和娇柔，她清秀的脸上也恰恰是这种表情，眼睛盯着面前的玻璃杯，似有意似无意。

陈雷知道宾客中有人盯着林妍看，好在他已习惯了。他们同在北京东郊的那所传媒大学读书时，也能从一堆俊男靓女中脱颖而出。据林妍说，这是她对他“情比金坚”的一个理由。校园里的豪车虽不如社会传闻那样多，但也带走了不少美女。林妍上过几次豪车，都是“沾姐妹们的光”，而且是向陈雷备过案的。回来后她跟陈雷讨论时，觉得“姐妹们得不偿失”，陈雷批判她的态度不够彻底，不准她再跟这样的“姐妹”来往。她就半是佯恼半是佯笑：“我这么好的资本，都投给你啦，还不知足么？”两人一笑了之。

现在，林妍的身子侧向陈雷，开始评论宋乐乐的婚纱：“你看，就她那样的胸还敢穿婚纱，根本撑不起来，听说还是从薇薇新娘定制的呢，真是暴殄天物。”

陈雷知道老婆话里有话，既不上她的当去看宋乐乐，也不接话茬。他知道自己对林妍的杀伤力在哪里，眯着眼佯装色情地看着她笑。

但林妍不依：“你看，你看嘛！”

“老婆——”

陈雷和林妍是“裸婚”，两人在学校里就同居了，毕业后更是名正言顺地租房住在一起。之后的偶然一天，两人闲来无事想起来就去领了证。陈雷问林妍要不要办婚礼，林妍的回答让他心里无比熨帖：“婚礼是办给人看的，咱们过日子图的是自己痛快。花那个钱还不如攒着买房。”

当时陈雷搂着林妍，觉得既开心又感激：能娶到这样美丽又可人的媳妇儿，上天硬是待人不薄。那几天陈雷对林妍格外温存，林妍感觉到了，对陈雷也加倍回报。

但不知从哪天起，陈雷觉得林妍的态度稍稍有了变化，她回家后会不经意地提起哪个同事添置了两万块钱的貂皮大衣，谁又跟老公去国外旅游了一趟。她不会不知道这些会刺伤他的自尊，但她又没有明确指责他的不是，于是陈雷就把这当成一笔糊涂账，老婆随口一说，他就随耳一听。

现在林妍的口气又像在随口一说：“老公，你说乐乐漂亮，还是我漂亮？”

“当然老婆漂亮。”陈雷想都不想脱口而出。

“她穿上婚纱都没你漂亮。”末了他又加上一句。

似乎有一点预感，来参加婚礼前，陈雷就给林妍打了“预防针”，如果方浩、宋乐乐的婚礼举行得漂亮，他们就补办一个。

“我穿婚纱当然漂亮，就可惜没穿过。”

“老婆——”

话说不下去了，方浩牵着宋乐乐的手走过来，看来婚礼即将开始。林妍和宋乐乐非常西式地贴完左脸贴右脸。“乐乐，你今天漂亮得让人羡慕嫉妒恨，神仙眷侣原来是真的——是你们下凡变的喔。”林妍开着玩笑。

“人美嘴又甜，陈雷娶到你这样的妖精是他的福气，我以后得把方浩看紧了。”从见到林妍第一次起，宋乐乐就用“妖精”一词来恭维林妍的美貌。今天这种场合下，她不但没改口，还把自己的老公拉下了水。

两个男人哈哈一笑，算是对两个女人的回应和附和。

陈雷和方浩是大学同学。当陈雷和林妍在北京的各个角角落落卿卿我

我时，或者方浩翘课时，两人互替对方回答老师点名。

方浩是个北京男孩，家在传媒大学有个拐弯抹角的亲戚，好容易托关系上了个专科，又勉勉强强对付考了个专升本，对外也宣称是“出自名门”。方浩在大学里的几段恋爱无疾而终，快毕业时认识了宋乐乐。两人谈了一年，觉得彼此合适，决定结婚。

宋乐乐来自西北的一个小城，长得虽不如林妍千娇百媚，但也颇具姿色。林妍跟陈雷还是男女朋友时，就不太看得起男友的朋友——她和男友是真材实料进的传媒大学，哪像方浩这样的，混个文凭就敢把胸脯拍得山响——这年头，打着他们学校旗号招摇撞骗的人多着呐！连带的，宋乐乐也不太入林妍的眼，外地大学毕业，找了个小公司猫着，朝不保夕的，估计方浩找她也就图她一好看。

但话说回来，宋乐乐今儿个还真是好看，林妍虽然在嘴上跟陈雷损她，但心里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婚庆公司没有把新娘整成一个浓妆艳抹的阿物儿，只是以宋乐乐的脸作底，在细节处稍加修饰，整个人在灯光下就变得明艳动人。

林妍替宋乐乐做了个大致计算，客人来了30余桌，从菜的精致程度和现场铺排来看，没有30万下不来。

林妍一边算一边看陈雷陪着方浩到处替他敬酒挡酒，他还是那样帅气而有风度，但林妍觉得跟新郎官一比，老公的光彩居然也逊色了不少。

婚宴在热烈愉快的氛围中结束。跟方浩和宋乐乐要好的一帮朋友要去他们的新家“闹洞房”，陈雷和林妍自然推辞不得。

“你是不是累了？要不你先回，我一个人去？”陈雷体贴地问。

“谁说我累啦？我也去——我早就想去看他们新房——”林妍话只说了半截。

陈雷知道她想说什么，耸耸肩，摊摊手，做了一个绅士的动作。为示安慰，他抚摸了一下老婆白玉般的脖子，顺带捏了捏她的耳垂——这是他们特有的亲密行为。林妍半是躲闪半是享受，算是回应。

方浩和宋乐乐的新家在东五环外的一个小区一层，90平方米，附送巴掌大的一块小花园，就冲这巴掌大小的所谓花园，开发商每平方米多要了500元。方浩父母付了120万的首付，还贷靠他们自己。

一溜小车在新居前停下，啧啧声不断响起，虽然位置是偏了点，但东

五环呀，在北京这个房价疯长的城市也算风水宝地了。方浩和宋乐乐的未来京东幸福生活惹得大家一片赞叹。

林妍跟大家一样打量着小区的环境和楼房间的密度，但她不动声色，保持着一贯的矜持。跟树下的狐狸看着树上的乌鸦叼着肉口水直流一样，多掉价啊，她林妍才不干这样跌份的事。

进得屋内，赞叹变成惊叹。屋里一水儿的红木家具，全是仿古式样的，书房里的两张红木太师椅格外有风格，马上就有人坐了上去，前摇后晃地学着葛优：“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呀！”众人哄笑，此情此景，确实像电影里的地主老财家。

有人提议“闹洞房”，但立即被人制止。方浩和宋乐乐忙于回答大家关于房子、装修、家具等一系列问题，林妍感觉到，宋乐乐也变得更矜持。但宋乐乐矜持的注解是：低调是最深层次的炫耀。

“你们这套红木家具花了多少钱啊？”有人问。

宋乐乐推了一下方浩。

“三四十万吧。有几样是定做的，你看那衣柜，刚好占一面墙，就是厂家上门量过的——整个拿下来还砍下去4万多呢。”

“乐乐你可得当心呀，人方浩把家具当了，就能包俩二奶了。”

“两个二奶？这年头什么行情？你说的是找两个鸡吧？”

“二奶？我等着方浩熬到那一天吧——熬到那一天我就给他腾位子。好不好，老公？”宋乐乐自此才展眉一笑。

“切——”方浩不答，眉眼间洋溢着新婚的快乐。

“乐乐，你们的花园今后做什么呀？”有人在屋外叫。

“我要种花，再养一条狗，在花园里给狗盖个房子——”屋里的全挤到屋外小小的空地上，密密匝匝几乎快站不下了。

林妍心里有些气恼了——有个小花园，小花园里给狗狗搭个温暖的小窝——那是她想要的生活啊。

再回到屋里时，大家一致要求“闹洞房”。先是要求新人讲从相识到上床的经过，再要求方浩和宋乐乐表演一些传统的“闹洞房”节目，虽然期间爆发出几次哄笑，但毕竟不如刚进屋时一惊一乍的氛围来得真实热烈。

“受刺激了，我——要——去——购——物！”刚从方浩家出来，坐上

自家的福特，林妍就冲陈雷大叫。

“行。”陈雷开着车，满口答应。

没用多少工夫，林妍就在国贸挑了几件衣服，结账时近万元。

“老婆，你说是不是贵了点？”尽管不断提醒自己今天无论如何都要顺着林妍，满足她的要求，但刷卡前陈雷还是忍不住说。

“啊？不贵。我们要买房不差这一万块钱，现在能买个好心情。我就想要吗，好不好？”林妍搂住陈雷的脖子，撒着娇。

陈雷自然无话可说，掏卡付钱。

“真累啊，今天！”回到租来的屋子里，林妍鞋都不脱，直接扑向床。好在床离门极近，她这个动作毫不困难。

“是累，比自己搞个婚礼还累。”

林妍翻起身来：“咱们以后还办自己的婚礼么？”

陈雷有些“自作孽不可活”的想法。“咱们不是说好‘裸婚’的么？好歹是‘80后’，咱得跟上潮啊。”他故意打岔。

“方浩他们俩也是‘80后’啊，我看他们今天婚礼挺好的，也没看着有多俗。”林妍抓住他的胳膊装可爱，“老公——”

“行啦。”陈雷知道她要说什么，直接把她的话截住了，“今天买了这么多漂亮的新衣服，还不穿上给你老公看一下？”

“哈哈，还是老公最懂我，马上穿，一件一件换，让你看个够！”

陈雷亲了一下老婆，心里小小庆幸了一下。

二 饭局引发的争吵

一直以来，陈雷对自己的人生都很满意。名校毕业，顺利找到工作留在北京，对他这样来自东北小镇的孩子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更让他满足的是有了林妍。

林妍漂亮自不必说，难得的是她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肤浅、爱慕虚荣。在他们那所学校里，傍上有权人的美女不在少数。他们也在一起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款傍得了一时难傍一世，能完全搞定大款除了美貌外还需要非凡的智慧，一般来说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因而想走这条捷径俯视人间的女孩大多只能在红尘中凋零。就冲林妍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陈雷对那些有意对他抛媚眼的女孩子视而不见。

毕业后陈雷进入一家影视制作公司工作，林妍进了一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当编导，两人都算是在工作上找准了自己的专业和人生定位。

水满则溢，月盈则缺。陈雷和林妍毕业半年后领了证，但却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房子。陈雷家顶多能给他拿出10万块钱，林妍父母也是江南一县城里的普通职工，积攒了一辈子也顶多能给女儿赞助20万。30万听起来不少了，但要在北京买房，即便是又远又旧又小的二手房也不够。两人商量了，买房遥遥无期，不如先买辆车，两人都算是影视圈中人，装点门面是必须的。车虽一般，但开出去好歹不寒碜。

两人想法基本吻合，日子过得不算好，也不算太坏。但不知从何时起，这种和谐氛围像是受到某种轻微病毒的攻击。陈雷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总觉得像感冒前兆一样，周身都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但要明确说出哪里不舒服却又难以说清。

“应该是房子”——参加完方浩的婚礼回来，这个念头越来越清晰。陈雷躺在床上，一边想一边打量着自己的出租屋。他和林妍花1500元租来的小房子，位于东南四环的一个老旧小区内，墙边的暖气镌刻着房子的“历史”——暖气片式样古老，上面锈迹斑驳。顺着暖气片看过去，墙壁

的踢脚线污迹斑斑，与这个老房子一样，带着挥之不去的陈旧晦涩。整个屋子里唯一洋溢着生气的是他和林妍的照片，帅哥美女的组合，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陈雷能感觉到林妍心里的变化，但他不能因此责怪自己的老婆——现在这个年头，女人但凡有一点姿色的，没有一个不是拣着高枝攀的——他只能在心里斥骂房价的无耻和自己的无能。

“哒哒哒”，高跟鞋的声音有节奏地从楼下传上来，陈雷再熟悉不过——这是林妍的脚步声。

门开处，林妍娉婷袅娜地出现，一身剪裁得体的衣服尽显她的身材风流。她用后脚跟磕上门，鞋一甩，一头栽倒在陈雷身边。“累死了。”她一边跟陈雷抱怨，一边将脸递到他嘴边。

陈雷就势亲了一下，赶紧搂住老婆献媚：“看把我小乖乖累的，让我伺候伺候——”他去咯吱林妍痒痒。

林妍格格笑着，左躲右闪。最后回亲他一下，起身去洗脸。陈雷目送老婆进了卫生间，沉浸在二人世界的温馨欢乐里。

“喂，覃燃和她那口子明天在长安俱乐部吃饭，叫咱一起去——咱们去吧？”林妍从洗手间里探出半个头对他说。

“那口子——没换啊？”覃燃和林妍在大学里是一个宿舍的，尽管她不常在宿舍住，但和林妍关系还不错。陈雷知道她一直“钓”着一条“大鱼”，吃穿用度全不用愁。

“换——这年头冤大头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覃燃又有多大本事，处处防着比她年轻漂亮的就不错了，上哪儿换去？”卫生间里水哗哗响，冲淡了林妍的声音。

平心而论，覃燃算不得漂亮，就是皮肤白会“倒饬”，再加上传媒大学女生的一点声名和骄傲，倒也显出几分不俗的气质，迷倒几个土大款不在话下。

覃燃的“那口子”陈雷也见过，有钱人的气派与覃燃十分合衬。有一次陈雷去宿舍找林妍时，刚好碰见“那口子”的宝马730送覃燃回来。一般来说，傍上大款的女孩子比较低调，不太愿意招摇让人发现，但覃燃并不在乎陈雷和其他人的目光，和陈雷打过招呼后就表情平静地上楼了。陈雷和摇下车窗的“那口子”点头为礼，看见的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半大

老头。

“咱能不能不去？去了怪咯应的。”想着“那口子”胖乎乎的模样，陈雷对老婆说。

“当然得去，我已经答应了。覃燃那口子手里有不少人脉，我要做节目、拉广告，你要卖你的电视剧，都少不了求人拉关系——你也别清高啦，要是那口子能帮上咱，也算是对覃燃‘卖身’的回报。”林妍的口气已从商量变成了不容置疑。

长安俱乐部坐落在长安街上，向西是全国人民到京必“到此一游”的天安门，向北是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步行一条街”——王府井。占据风水宝地的长安俱乐部甚是金贵，“牌坊”也垒得很高——这里消费实行会员制——有钱又怎样？咱玩的是贵族，是传说，才不会让你随便什么人都来“俱乐”呐。

陈雷和林妍以前没有涉足过这样的场合，来了才发现这儿并没有想象中的高调和炫耀，相反，一切都显得低调而又隐秘，唯一让人感觉身价倍增的是这里的服务员都是漂亮的洋妞或是身着和服的日本女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虽说不再像过去那样膨胀，但接受外国人的“伺候”还是更容易使虚荣心得到满足。

来了才发现，覃燃和“那口子”并不是专门宴请他俩的，席间还有一个官员和“那口子”生意上的伙伴。覃燃伴着她的“那口子”，俨然一副女主人模样。

“王司长、凌总，这是我大学里最要好的同学林妍，那一位是她老公陈雷，以后还得请你们多多关照啊。”覃燃拉着林妍隆重介绍。

“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小覃，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就你和小林两个，足够撑起传媒大学的招牌。嘿嘿，有眼光！有眼光！”王司长嘴里打着哈哈，后半截话是向“那口子”和陈雷说的。

把覃燃和林妍画等号倒还罢了，居然把他和“那口子”也归为一类，陈雷心里勃然大怒，但面子上还是忍了，没有发作。

林妍倒没什么，报以一笑：“我么，算是学校里的次品，哪比得上覃燃，她才是招牌——王司长您太过奖了——”

“那口子”打断林妍举起酒杯：“小林不光人漂亮，最最难得的是聪明，覃燃不止一次跟我说起过她，你们以后打上交道就知道了。来来，喝

酒，王司长，我敬您！覃燃，你和小林多替我照顾凌总，好好吃——”

“陈雷，借你老婆用一下——你不会吃醋吧——来，林妍，我们一起敬凌总——凌总，林大美女向你敬酒——你得干了吧——”覃燃一气儿向三个人发话，根本不给对方选择否定的机会。

陈雷一个被晾在一边，看着林妍。

林妍伸手在桌下轻轻拍了拍他大腿，以示安慰。另一只手举起酒杯，和覃燃一起向凌总敬酒。

凌总40岁上下，模样斯文，身上的休闲衬衫格外显出儒雅之气：“凌某三生有幸，得与二位美女共饮。我干了，二位请随意。您不会有意见吧？”后一句是向陈雷发问。

陈雷扬一扬眉，无可无不可。

三人喝毕，覃燃立即像串场的交际花一样，嚷嚷着“不能冷落了帅哥”，又与陈雷干了一杯。

酒喝过一轮。王司长兴致颇高地开口了：“今天两位美女在座，我们也别太扫兴，什么都不谈——只谈风月，如何？”

“那口子”赶紧亦步亦趋：“好，好，王司长果然是雅致人。这样的地方，格调就得高些。”

“好，我同意。”覃燃一拍双手，尽力调动气氛迎合王司长的“雅兴”，“这个得陈雷开头——他可逗了，在学校里讲个冷笑话就能把我们乐死！”

“我那些段子，狗肉上不了正席，没得把这地方弄下流了。”陈雷靠在座位上，懒洋洋地说。

“我来起个头。”林妍笑着说。她知道这种场合里女人就要放得开搞气氛，女人放得越开，气氛就越好；气氛越好，男人兴致就越高，戒备也就越少，什么事都才容易谈成。

“洞房花烛夜，打一个四字成语。必须形象、生动，答不好的要罚酒。”她一边说，一边冲覃燃挤挤眼睛，这是她们在宿舍里就玩过的把戏。

覃燃自然会意，假装思索片刻脱口而出：“真抓实干。”

两人的“双簧”收到了效果，除陈雷外桌上几个男人都嘎嘎地乐了。尤以“那口子”笑得猥亵，他边笑边用手拍拍覃燃的脸蛋，覃燃佯装娇羞地躲避。

“喏，女士都答得这么好，咱不能落后啊。”王司长轻轻转动手里的酒

杯，做沉思状。

“啊，有了——大干快上。”桌上又爆发出一阵哄笑，“那口子”笑得格外卖力。

“太有才了，得走一个。”“那口子”拍着桌子叫。

陈雷十分看不惯“那口子”的谄媚样，道：“我来答一个——尔虞我诈。”

林妍下意识地看了看覃燃，覃燃的脸有些红了。

“果然是高材生，一下就抓住了本质，还最简洁地概括了人性。我赞同你的说法——来，我敬你。”凌总端起酒杯，和陈雷碰了一下，一饮而尽，陈雷只是沾了沾嘴唇。

回家的路上，陈雷和林妍爆发了认识以来最大规模的争吵。

“你怎么那样啊？太不识相了，整个饭桌上，就你一人最咯应，谁招你惹你了？”林妍质问陈雷。

“我怎么样了？我没招谁惹谁啊，我该吃吃，该喝喝，也没打搅你们谁啊，你不是玩儿得挺高兴的嘛！”

“你说尔虞我诈什么意思啊？就覃燃和她那口子关系，你说尔虞我诈别人怎么想？你这不是恶心人么？还有，我在酒桌上不得高兴点啊？就你那个样，谁欠你八百吊钱似的！”

“我没什么意思，尔虞我诈没啥恶心的，话不恶心人恶心罢了。”

“你说谁恶心？你说谁恶心？你成心恶心人是不是？你这人咋这样，气氛好好的，全让你给砸了。你不知道覃燃他们要求人办事吗？”

“还他们呢？他们是谁啊？还有那什么破司长，拿我跟那死胖老头比，拿你跟覃燃比，能比吗？覃燃就一卖×的——”陈雷在酒桌上就忍着气，此刻瞬间爆发。

“够了！”林妍打断他的粗话，气得浑身发抖，“陈雷，咱们认识不是一天两天了，别说覃燃是我同学，就是换了别人，也不带你那样骂人的。覃燃那样怎样了，在咱们学校不是正常么，犯得上你这样诋毁人？”

“正常？哼哼，是正常！我这个不正常的人本来就不想去那个饭局，你干吗非拉着我去？”陈雷忍住没说出更恶毒的话，末了又说，“我就是不爽，咱们以后别和她来往了，你也别跟她来往。”

“凭什么？凭什么我不跟她来往？我不是为了你，为了我们吗？你们

公司要卖电视剧，不得求人啊？求人不看人眼色啊——你以为还在学校呐？”

听她这么说，陈雷心软了，也不再吭声。

两人冷战了三四天，陈雷因为林妍对他“胁迫”饭局在先，发飙吵架在后，有意杀杀她的气焰，而林妍则因为陈雷骂她同学“卖×的”耿耿于怀，两人谁也不理谁。

最后还是陈雷绷不住了，第四个晚上两人背对背躺在床上后，他用手捅了捅林妍：“哎，我们公司又有个新剧要发行，你帮我想想怎么做宣传案呗。”

林妍不动，不出声。

陈雷扳过老婆肩膀：“还生气哪？生气不漂亮啦——”

“就生气，就生气。娶了我这样的老婆，心甘情愿跟你住在这里，你不说供着哄着，还冲我嚷嚷。”林妍眼里有泪花。

看到老婆如雨后春花般楚楚可怜，加上她又提到目前的处境，陈雷格外地软了：“我这不是怕你跟覃燃学坏了么？你看覃燃，跟一半大老头有什么好？你跟着我，风流倜傥年轻有为，现在过苦日子，将来总有好日子，你什么都能落着了。”

“呸，臭美，不要脸。”林妍破涕为笑，“你怎么知道覃燃没好呢？人再不济没准也能落一宝马呢……”

下边的话林妍噎着没说了，她知道话得适可而止，得给男人自尊和面子。

“你也不差，至少能落一福特呢。”陈雷开玩笑。

三 岳母到来

这次吵架后一个星期，林妍出差了，他们节目要访谈一个外地名人，她得去采外景。

一个人吃饭就对付了，下班后陈雷也懒得做什么，泡了一碗方便面。正在吃呢，电话响了，是方浩打的。一接起来陈雷就听出方浩可能跟老婆吵架了，声音像被抽筋了一样有气无力。知道林妍不在家，方浩立即说过来凑合一晚。

方浩进门就带着一脸的愤懑和怒气。

“怎么了，放着家里的‘豪宅’不住，跑到我这小出租屋来混什么劲？”陈雷笑着问，递给他一罐啤酒。

“你说现在这女的怎么了？怎么没有一点传统女人的贤良淑德呢？我当初不想找北京女孩，就觉得北京女孩肤浅、虚荣，没想到找一外地的，也是这样。这婚结得什么劲？”

“来，消消气。”陈雷自己也开了一罐啤酒，跟方浩碰了碰，“你们好歹刚过蜜月期呢，就这样闹别扭——日子还长着呢。”

“蜜月？提蜜月我就生气——蜜月她不是要去马尔代夫嘛，在那里她就要买这买那的，我跟她说这是景区，东西都昂贵的，宰的就是游客，咱们省着点，回北京有多少东西买不了——得，明着没跟我生气，暗地里就不高兴了——”

“女人嘛，好的都是这一口，据说购物能给她们带来安全感——乐乐可能就需要这个——安全感。”陈雷道。

“安全感？她太需要了——现在好吃好喝供着还不知足，成天跟我变花样，只要有一样满足不了就不干，就闹。”方浩气愤地说，“今天就要出去吃好伦哥，我说在家吃，就不乐意了，哭，说伺候了我——”

陈雷忍不住笑了：“我当多大个事——不就是一好伦哥嘛，你至于嘛！乐乐还是一好女孩——又没有开口跟你说吃法国大餐。”

“我当然不至于，可她就不能依我吗？凭什么她想吃好伦哥就好伦哥，我想在家吃就不能？现在就要这么顺着她，往后还不翻天了？难怪说这女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方浩气鼓鼓地说。

“女的嘛，需要咱爷们儿让着点。这年头哪个女孩儿不娇气？哪个女孩儿不是爹妈惯大的，你让着她不就完了？”

“我打一开始就没想找一娇气女孩儿，还不够伺候的——嘿，你别说，我看你们家林妍就不娇气。你看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人家一点怨言都没有——人还长那么漂亮！这样的女孩儿，哪里找去。”

“那是，有几个能有我这样的福气！”陈雷对方浩的恭维受之坦然。

方浩电话响了，他看一眼就恨恨地扔在床上。

“接吧，男子汉大豆腐，别显得比娘们儿肚量还小。”陈雷劝，“再说，那是你的房子，要往外跑也是她跑，你跑什么劲呐！”

“她跑？北京一无亲二无故的，被人拐了都不带哭的，跑哪去？”

“你看，还是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疼吧？行了，回家去吧，别搁我这儿瞎胡闹了。”

“回去干吗？回去更给她长脸了，我得晾晾她——”

话没说完，陈雷电话响了，宋乐乐打的。

“接不接——”陈雷问。

“你随便。”

陈雷呵呵一笑，按下接听键。“——嗯，他是在我这儿——他没事儿——让他接电话——”

方浩要躲，陈雷一把揪住他，把电话塞在他手里。

“喂——”方浩的声音拉得比他现在的脸还长，听得陈雷都替他担心。但接下去方浩没了下文，只是在电话里“唔”、“嗯”、“啊”，陈雷看着他脸上一点点由阴转晴。

挂了电话，方浩脸上一副雨过天晴的表情：“她认错了，向我道歉。”

陈雷哭笑不得：“你们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么？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为这么点子小事跑我这来不值当——”

“这不是小事，这是原则问题，事可一就可二再可三。过日子这口气就不能先输了，先输了往后她还不得更嚣张？”方浩怒气未全去尽，但脸上已颇现得色。